



江南，四月有雨

金利英/文

江南四月，花多，雨多。当一场又一场花事从繁盛走向衰微，唯有雨，就这么不慌不忙地下着。剪不断，抽不走，把整个四月填得满满的。

江南的四月，是雨的四月；四月的江南，被雨这张网收得服服帖帖。

在这里，雨让一切绿意盎然。山峦绿了，绿得跌宕起伏；河流绿了，绿得深情款款；树木绿了，绿得从容淡定。一树一树新叶流淌着的绿意，不用你频频回眸也能触及；即便没有艺术细胞，你也能叫出好几种绿来。最让人动心的是，等到了四月中旬左右，在层层叠叠的绿中，不知不觉间，有些擎天大树竟然散发出阵阵香气。

一般来说，香气是迟缓的，但这种香气即便在雨天，也呈现出万马奔腾般的气势。同时，它又那么温柔怡人，丝丝入扣，让每一分钟的流逝都变得坚实可触，那便是樟树开花香自来。与尘世中常见的玫瑰百合不同，含蓄内敛的樟花从不主动招惹路人，只凭在雨中也能勾起人思念的香气，被有机缘的人记在心里，念及多时。很多时候，雨声缱绻，花香袅袅，樟树在四月的雨中果断更新了身上的绿，一袭新装等待春风来裁剪，完成一年中最华丽的转身。至于那些旧叶，在春风春雨的催促下，早

已跌落到地面上，偶尔会与这个喧嚣世界的脚印重叠，潜入岁月深处。新的绿、滴水的绿、浓得化不开的绿，一步步登上四月的舞台。

在江南，四月的雨持续的时间很长，仿佛是从久远的年代飘过来，又将飘向更久远的去处。有时候，做梦之前下着雨，梦醒之后依旧下着雨。整个梦境都是湿漉漉的。细看江南四月的天，底色似乎是忧伤的，哭得忘情、肆意，时而磅礴，时而淅沥，仿佛在这一个月里要把一辈子的苦水都倒出来。在四月的江南，如果你喜欢雨，喜欢雨中的点点滴滴，那你将能欢喜上整整一个月；反之，你可能要皱着眉头苦苦熬上一个月了。别急，江南四月的雨，刚下着时可能是一首兴致勃勃的诗；下得久了，便成了一首婉约缠绵的词。诗也好，词也罢，四月的雨自有它的节奏，雨中的人如何能躲避一生中这一场又一场的雨？

正因为雨水多，潮湿，加上江南四月的气温逐步上升，田地之中自有盛事。最惊心动魄的是草，不知名的草，风一般扩张到田间每一个角落。蓬勃的绿，沸腾的绿，让人看到了生命的韧性和张扬，抑或是某种意义上的轮回。跨过一株株草，你会发现，这里很多变化正在悄悄进行着。一向安安静静开着小紫花的蚕豆，历经冷风的凌厉，居然在四月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憨厚的果实沉甸甸的，风

雨中弯下了腰，一簇紧挨着一簇。雨下一场，弯腰的弧度就再增加一点，包裹在内的颗粒便长大一圈，白上一些。

收获的喜悦是一场场雨赐予的。蚕豆之外，很多亟待播种的物种都将在这一刻做好力所能及的准备。玉米、南瓜、丝瓜、茄子、西红柿等农作物的种子相继在湿答答的泥土下默默蓄势，为生命的腾跃一次次献上全部力量。它们知道，命运将在四月开启新的征程，所以，黑暗中的孤独想必也是掺着喜悦的，慢慢等，等一段滋味深长的时光便好。等到一些小小的嫩芽，最孤勇的一拨，好奇地探出脑袋张望这个多姿而动荡的天地，最初迎接它们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场绵绵的江南细雨。等雨再久一些，再下多一些，这些小伙伴便要长成小伙子了。江南此时的雨，定是要贵如油了。

贵如油的春雨，下到了人的心里，又是另外一番意境。词人秦观如此描绘：无边丝雨细如愁。在江南如梦的四月，无休止的雨，不免让人想起大雨深处的一个个故人，或是一件件旧事。记得那时，雨也是没完没了地下着，我去看一个朋友，他怕我找不到路口，撑着伞出来迎。可能一时出来得急，或是怕雨水淋湿了鞋，卷起裤管，拖着拖鞋，立在雨中，见到我了，又急急地走自己的路去了，我跟在后面，总感觉跟不上。后来，我们就在雨中



走散了，大抵也是各自苍茫。还有一个江北的朋友，多年没有联系，突然在这个多雨的四月喊我，说是家乡的雨刚刚下过，花儿开得正好，赶紧见上一面。原来，一场雨能让人天各一方，一场雨也能让天各一方的人瞬间近在咫尺。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窗外的雨停歇了。我知道，等下还有一场更大的雨，它将敲击很多人的梦境。在有雨的江南，在江南的四月，不被淋湿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遗憾。

门前的老槐树

蔡筱丽/文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又到了人间最美四月天。鲜嫩绿的枝叶在雨水里湿润，在阳光下闪烁，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我在这美丽的四月天里，寻找着大自然的一切馈赠。

温岭新城交替，拆迁的脚步也是如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曾经的小南门生活在岁月的流逝里又过去了一年之久，如今重回小南门，早已人去物非，我依然是那个人，而小南门早已是一片废墟，我站在废墟边上，曾经的小南门生活如相册般在心底翻滚。找寻曾经的生活印记，已经成了我对过去生活的一份感恩和回报。

前溪桥边上，春意盎然，桃红柳绿江南岸，曾经的那棵老槐树依然挺立在前溪桥的凉亭边上。曾经的老房子不再，曾经的生活也淡去，而那棵老槐树依然静静地倾听着前溪的溪水诉说，仿佛在诉说着人生百态，感怀着岁月变迁。

那棵老槐树见证了我30多年的小南门生活，也见证了我和丈夫初相识时的快乐和懵懂。曾经的我们在老槐树边上的凉亭里，倾听着溪水淙淙，也曾有过你侬我侬；我们曾吟诗作赋，曾畅谈人生。所以，每次经过这里，总能想起曾经的青春年少、曾经的花样美好、曾经的不知愁老。而今，这棵槐树已老，我们已经感怀世事沧桑。但它依然静静地舒展着繁茂的枝叶，吸收着多年的生活气息，也见证了小南门人拆迁后如蒲公英般撒落在温岭各个角落。

从小南门搬家后，我已经在新的地方安了新家，也从起初的不适应到如今的习惯，以至于喜欢上新家的生活节奏。搬家后，我忙碌于目前的生活，对老家的生活似乎慢慢淡忘，各种生活细节也好像淹没在那片废墟里，和回忆一同埋进了土里。

这一年多来，我很少回老家，因为回去的路要经过拥挤的车道，要感受老城区拆迁的灰尘四起，也要倾听建设中的噪音，似乎不大愿意回去了。如今的我，换了一个新家，也似乎换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天放学后，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经过市府大道，沿着体育场路到东辉南路，一路上风光无限，春意溢出了我的心头。

新家的归家路似乎让我淡忘了老家生活的印记。忽如一日，门前的老槐树若隐若现地跑入了我的梦里，我觉得应该回老家走一走了。于是有日放学后，我开始了寻找小南门生活的印记之旅。一到前溪桥，一大片废墟映入眼帘，内心一阵唏嘘，可那棵老槐树却像一位长者，挺拔地在岁月洗礼里平静祥和地注视着人来人往、新旧城的交替。忽然，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

前溪桥的春天，依然是桃红柳绿江南岸，小南门多年闻名的泡虾店已不知去向了，听说老板在更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家新店。而我却依然怀念那伴随我多年的泡虾店，那是我从青年年少时便闻着香味长大的老摊点。

老槐树依然，老情怀依旧，老歌曲始终响在心底：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来的来，去的去，小城故事真不错。

金涯尾路39号

一个迁徙族群的印迹
在石坎、石屋、石路叠加的山冈上
剥开粽叶，撞见半山半海
在手绘地图上
这是缩小的一个点

我来到，拥有一个孤悬的海角
假如我没来，海湾寂寞
只有他在说话
为海山写传
那山，有浪的形状
那海，有山的沉稳
箬叶依次打开
外箬，更多的故事
是大海辽阔的一部分
是闽南口音的渔歌唱响

小海湾

石坎是湖间带
波浪之上的石屋群
你的曲线延伸了滨海庐的想象
他发音时，舌面后部隆起
海水开始从这里流出去

只有星辰的马达响起桅头旗语
旧梦停在半空
篷帆拖回久违的夕阳
我尚未抵达
他已经醒来

怀旧鸥鸟删去多余的词语
沾水的小园
波浪在交头接耳

滩头舞影零乱
后生醉山
小海湾才有他张扬的个性
平潮，退潮，再涨潮

陈和隆旧宅

依山作屋，架海为庐
石屋，一枚东海岸边的妈祖印
凹进时光
里面海水深邃
迷魂阵般布局
住着海神

凸出，是一斧子砍出石屋锋利棱角
几何图形耸起一个城堡
高高的炮台
几个枪孔，有着幽深的眼神
复述它的不凡

雄性石屋
是鱼骨垒成的鱼樵
屋顶的双喜闪着片片鳞光

我再次造访，一个人的城池
赭黄石屋
陈和隆传说
被一抹夕阳
染成印泥的血色

里箸

张于荣

层层房屋鱼鳞叠
半依山腰半海滨

陈策三《箸山风情竹枝词》

水门

不是你
是潮汐的呼吸倒逼你的存在
石屋下腹空空
一声海螺的鸣响
吞吐的是浪花吗

不是浪花，也不是帆
是更广阔的海面
信风旗伸出的手
触摸到了风的前额

那是一只鸟
把渔火视作灯塔
又不是灯塔的鸟

它的开合是一种省悟
吐出胆略
吞入钱币

水门洞开的空间

一滴水远走高飞

一滴水流连忘返

大奏鼓

滩头
覆盖涛声，一群鱼在跳舞
又踩着鼓点逐浪而奔

蓝色的海，一条条金黄的鱼游走在海上，空中和身上

它抛出七彩

缤纷成味蕾

只有那群披彩青占鱼

才能打腾扭腰

碎步

如网中的鱼群变幻跳跃

灌满小海湾和观者的眼神

剪纸

展馆，海，剪纸

拾起一面海

拾起一张纸

剪刀是他手握的桨

划开又闭合

剪出一张纸角掀起蓝色的海

裁出一面流水敞开红色的纸

空白处

涌来石屋，渔船和出航的渔人

撒大网，还是鱼满舱

他已不能从画面走出

再也剪不掉内心的多余

陈和隆小传

入德之门
紫藤花开，记起旧年造访，
时光流转，遗忘的不是我。

时光依次打开，我不在
竹枝词和涛声共鸣，传奇被写入诗行
从族谱里追寻着迁徙的踪迹

小园怡情
陈和隆，陈策三和顾岐
与琴为伴，与诗唱和
花解语，鱼多情，鸟识趣
追逐酒香
此情此景游走画里画外

一个传奇
星象在他体内和海山闪烁
如出海人的魂
已化为如歌岁月

一个文人的妙境

拥有一个海山
海山拥有一个你

网红的去处
你来
喝茶喝酒，看海观剧
他的分行泊在一张白纸上
若挂起，镂空之处的波涛
人和鱼出没

从灯光围网到小人节
从大奏鼓到杠火锤
多维度3D，沉浸式VR
编成一部剧，让人追

他又在想象，浙闽文化融合街区
博物馆
一幅民俗风情长卷
动人的细节
它的历史，习俗，山水
须一次重构

她坐在石屋拐角

久久望着大海

渔场在沉思

近岸一条鱼跃起

伸手抚摸这张小月亮的脸

她入梦

就能招来一支船队归航

她将桅头旗高高举起

是航标

有恒定的内心

码头

十月微风，黄昏停在码头

一艘归航的渔船在卸货

三个月前的一个黄昏

禁渔期

也看见一艘货船在装货

看到潮涨潮落

回忆也是这样

梦中或下一次亲眼所见

归航或出海

这里没有停下的脚步

